

札边絮语话《围城》

——钱锺书致冒效鲁信函释读

彭 伟

1938年，钱锺书与冒效鲁，邂逅马赛，同船归国，交谈甚欢。两人识荆恨晚，自此文字订交，诗词酬唱不断，尺素往还不止。唱和诸作，或见于《社会日报》《京沪周刊》等报刊，或录于《槐聚诗存》《叔子诗稿》等书籍，广为人知。至于钱锺书致冒效鲁信函，久由冒氏后人藏奉，尚未公诸于世。究其缘由，钱先生不喜欢张扬，冒效鲁、贺翹华伉俪，又有遗愿：信中文字，不乏评头论足，皆为私话，不宜公开。

恰逢编印《冒效鲁传》，经冒效鲁、贺翹华哲嗣冒怀滨先生玉成，寄示钱氏信札散页（复印件）七张，笔者有幸一睹为快。所示信函，写作时间，上起民国之末，下迄开放年代，前后跨时近四十载：两人因缘，常绕《围城》；一世交谊，跃然纸上。经西泠印社社员茅子良、李夏荣指引，现将钱札分录释读，以飨读者（原信几无标点，笔者酌加，以便阅读）。

……不能守磨兜坚之戒，故不奉告。开幕之日，弟退居最后一排。旁有一新间记者见弟金章，问先生乃专家、顾问乎？弟答以非也。又问曰：“然则教育学报授乎？”弟答以非也。乃曰：“难道来京顶儿的吗？请问尊姓？”大有董狐直笔诛伐之意。弟告以姓名，渠瞿然曰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。这真是荣幸。您的《围城》那是好得不得了。Metaphor——呃——故事——呃，好的不得了。我在国际宣传处服务，这是我的片子。我们有《中国年鉴》。你的英文也另有风格。今天真是荣幸。”弟以为，此较显贵之握手道闻声相思，光荣多矣。今日《中央日报》有论弟一文，谓《围城》乃“现在购买力低落的时候奇迹地畅销的书”。兄必曰：“皆书中董斜川的吸引力也。”呵呵。联合国事弄成，当然最好……

1947年5月，《围城》初版，畅销一时。此书又于随后两年重印，其间上海暴发金融危机，通货膨胀，人人“购买力下降”。又言《中央日报》赞许《围城》大卖，可见此段写于1948年前后。

细观用笺，顶部印有“Nanking”（南京），又述南京开会中的趣事，不禁使人想起《我们仨》（杨绛著）及《钱锺书先生与《书林季刊》》等书中的片段：1946年6月至1948年6月，钱锺书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，编辑《书林季刊》（Philobiblon），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，早去晚归。一回他拒绝出席晚宴，不愿与“极峰”（蒋介石）握手，趁早溜回上海。但是信中所述，钱先生不仅出席会议，获得金章，还与一位记者“握手”了。是何会议？此信全文，亦未提及。因恐友人难守“磨兜坚之戒”，钱先生才幽默地说“故不奉告”。

《围城》面世后，痴迷者与批判者的态度，泾渭分明。仅在1948年，王元化、王任叔就已撰文，狠批《围城》。而那位记者，却是钱先生的“铁杆粉丝”。他的“恭维”，切中肯綮——星罗棋布的“Metaphors”（隐喻），妙语连珠，成为《围城》的亮点与卖点。

“联合国”事宜值得关注。《我们仨》等书文都有记述，1949年，朱家骅为钱锺书谋得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。钱氏立即回绝，因为不吃“胡萝卜”就可不受“大棒”驱使。但此札中的“联合国”一事，不知是否即《我们仨》中所记之事，或另有所指。

“董斜川的吸引力”之大，不仅对读者是这样，对著者及“当事人”冒效鲁也是如此。且看日后钱函：

……诗过蒙奖借，殊为不虞之誉。此首乃□文□，所谓捆着好打，非弟屢心之作。弟北来后答兄七律，当为压卷。如“弩马漫劳追十驾，沉舟犹恐触千帆”一联，自谓婉孌，深得风人之旨。“拂拭”一联，尚在其次。

增嘏先生言其夫人读《围城》，谓董斜川即兄化身。目光炯炯如岩下电，可畏可佩之至。

垂询一节，大愧寡陋，不知何对。专布即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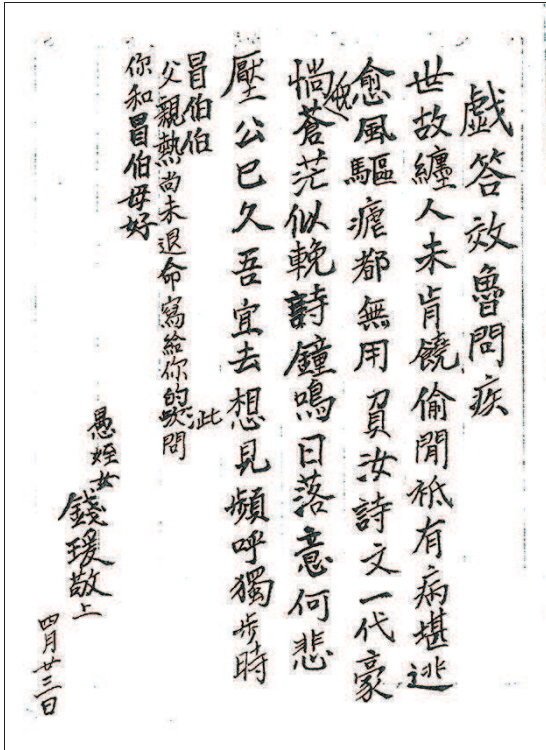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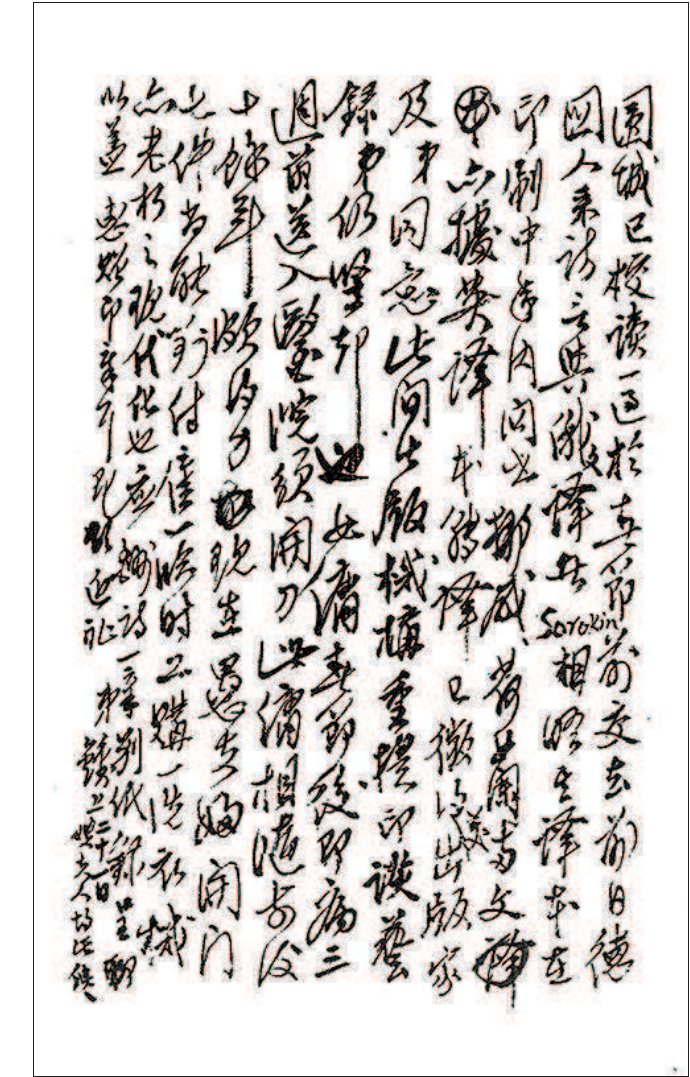
双福

苏君处先致意，容复。弟钱锺书再拜

此信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。1949年8月，钱锺书由沪去京，前往清华任职，即札中“北来”之意。冒效鲁时居海上。两人照例诗歌往还。其中有两首七律令钱先生自鸣得意，定为“压卷”。一首应为《答叔子》（1950年之作），录入《槐聚诗存》时，深得“风人之旨”的那联略有改动：“病马漫劳追十驾，沉舟犹恐触千帆。”

冒效鲁还将友人“苏君”（诗人、书法家苏渊雷）引荐给钱锺书。苏、钱交游正始于1950年，《苏渊雷往来信札》所录钱氏手帖中即有“偶自叔子处得知精进回向”“时自冒公子处得知文酒过从共乐”诸语。“叔子”“冒公子”即冒效鲁。

“增嘏先生”即全增嘏（1903—1984），翻译家、哲学家，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。1935年，《天下月刊》



效鲁先钱锺书离世。噩耗传来，钱先生复函如下。
翹华嫂夫人大鉴：
病院中获悉叔子噩耗。去夏一晤，永隔人天。追思平生交谊，不胜悲怆。未克赴吊，更深疚歉。春节返舍以来，贱体仍未痊愈，而内人又患病，衰疾相乘，缺于函候，忽奉手书，敬悉一是。题签遵命写如别纸。倘不合用，便弃掷可也。

专复，敬叩
近安
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三月廿九日
此信写于1988年。年初，冒效鲁不幸病逝。夫人贺翹华致函钱锺书，钱先生正在住院（暮年患有哮喘、手指腿鞘炎等病）。“去夏一晤，永隔人天”，说来极为感人。1987年5月31日至6月3日，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。冒效鲁（患肺癌，时已手术）、张恺帆（安徽省原政协主席）同车赴京参会。冒氏暂居晚翠家，打电话给钱锺书、杨绛，预备前往钱府相聚。钱先生体谅老友有意在身，执意登门看望冒氏。当日，贺翹华陪杨绛聊天，钱、冒二人，独处一室。冒效鲁请他坐沙发，钱先生则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冒氏身旁。原本约谈一小时，最后聊了很久。分手时，两人神情凝重，心中有数，十之八九，此为诀别。（详见《一代学人冒效鲁》）

贺翹华所需题签，可能是《叔子诗稿》。尽管此书面世于1992年，但是诗稿由诗人生前手定。请莫逆之交钱锺书题签，最合适不过。冒效鲁辞世十年后，即1998年，钱锺书先生亦驾鹤仙游。信笺静语，笔墨传情，他俩的诗歌友谊、小说情缘，落于字里行间，悄然流芳于世。

钱锺书上 十七日
索洛金翻译的《人兽鬼》（中篇小说《猫》未录），后来收入1989年再版的俄文本《围城》。德国汉学家董莎乐（Charlotte Dunsing）翻译的德文本《人兽鬼》，初版于1986年，未录入短篇小说《上帝的梦》。塞尔望·许来伯（Sylvie Servan Schreiber，中文名：薛思微）翻译的法文本《围城》，初版于1987年。版权页上未有出版月份，幸从书网上见到薛思微的签赠本《围城》，落款时间为1987年1月。因而，此信约写于1986年。

《围城》前前后后，出有十余种外文本译本。暮年钱锺书，真如“红木老摆件”，红遍海内外学界，内里却是二竖为灾，大有日薄崦嵫之感。大概是冒效鲁致函问候，钱锺书因此作诗复之：

戏答效鲁问疾
世故缠人未肯饶，偷闲只有病堪逃。愈风驱疟都无用，负汝诗文一代豪。

情怆苍茫似挽诗，钟鸣日落意何悲。压公已久吾宜去，想见频频独步时。

冒伯伯：父亲热尚未退，命写给你的，此间你和冒伯母好。
愚侄女 钱瓊敬上 四月廿三日
《戏答效鲁问疾》二首写作时间不明，亦未录入《槐聚诗存》。倒是《叔子诗稿》录有一首《讯默存疾》，但为1950年的旧作。

要特别一说的，是第一首中的“愈风”，即“愈头风”，用曹操读陈琳檄文惊出冷汗，头风病因此痊愈之典；“驱疟”则用杜甫以自己的诗句为人治疗疟疾的故事。本意是称赞冒效鲁诗作绝佳，读之可以治愈病痛。但是“无用”，说明钱先生病痛缠身，也因此实在无能为力写字作答，才让女儿代笔。

第二首中的尾联戏言，也值得品味。钱、冒皆有诗才，颇谙于诗林。李拔可誉为“二妙”，夏承焘称为“二俊”。陈巨来所述海上十大狂人，首推冒效鲁。冒先生自己亦云：“我本楚狂人。”不过面对挚友钱锺书，冒效鲁“甘拜下风”，毫不狂猖。两人初次相遇，谈诗论史过后，他写下《马赛归舟与钱默存论诗次其见赠韵赋柬两首》：“君诗工过我，戛戛填难字。云龙偶相从，联吟吐幽思。”冒效鲁承认钱诗才更高，钱先生才有戏言：“压公已久吾宜去。”然而事实正相反，冒

在巴黎卢浮宫四十多万件艺术品中，有三件“镇馆之宝”：维纳斯女神、胜利女神、蒙娜丽莎。前两件都是残缺的雕像：维纳斯女神断臂，胜利女神无头无臂。

据说曾有艺术家为断臂的维纳斯女神设计过多种“补臂”图案，但怎么看都不和谐，最终只得放弃。这再次印证了美学理论中的“残缺美”。残缺，也是一种美，一种独到的美，有时胜过圆满。

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，只活了31岁，有编号的作品却有九百几十部（首），其中交响曲九首。交响曲这种形式，由海顿奠定基础，贝多芬发扬光大，形式上基本都是四乐章结构。偶尔也有三乐章（如海顿的几首早期交响曲）或五乐章（如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）。舒伯特的九首交响曲中（第七交响曲未配器），第一至第六，还有第九，都是四乐章，说明他在创作时严格遵循当时的作曲规则。唯独第八交响曲，只完成了两个乐章，第三乐章仅9小节谱成乐队谱，第四乐章连草稿都没有，是舒伯特逝世后作为遗作发现的，生前并未上演。因此，舒伯特第八交响曲，又名“未完成交响曲”。但恰恰是这首“未完成”，成为他一生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。“未完成”，也可说是舒伯特短暂艺术和人生的某种标签。

著名指挥家魏因加特纳对舒伯特第八交响曲情有独钟，他形容第一乐章曲首低音弦乐奏出的幽暗旋律“好像来自地底世界的声音”，非常传神。这种氛围不仅笼罩、渲染了整个第一乐章，还延伸到第二乐章。这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，一个游弋于此岸与彼岸的幽灵，恍恍惚惚，如梦似幻，有憧憬、迷蒙、叹息，也有激荡、挣扎、释然，最后又飘游至另一个幽远神秘的世界。

创作这首交响曲时，舒伯特25岁，他似乎预感自己不会长留于世，就像是一个天外来客，只是到人间短暂梦游一番。从音乐语汇来说，这首第八是舒伯特辨识度最鲜明的作品。他的其他作品，多多少少尚可辨出时代和前辈的影响和特征，唯独这首第八，独一无二，天外飞仙，超越时空，真乃神来之笔。从遗稿上看，舒伯特原本是想按当时常规创作的，但他则写了第三乐章的开头，就写不下去了。他一定犹豫过，思考过。但觉得自己想表达的乐思已经写完了，再写，无非是为了形式而写，是硬写、套话、废话、程式化。于是舒伯特停笔了，哪怕不能上演，他也不管了——试想，如果舒伯特当年把只有两个乐章的乐谱拿出来，岂不被人笑掉牙？然而，多少年后，舒伯特的这首未完成却成为音乐史上的经典，无数音乐家赞叹道，这首未完成比完成还要完美、精妙、独到。也有人作过种种想象补上第三甚至第四乐章，但感觉怎么也配不上前面两个乐章。就像无法为断臂的维纳斯女神“补臂”。

无独有偶，比舒伯特晚生的奥地利同胞、以创作交响曲闻名的布鲁克纳，最后一首交响曲——第九交响曲只完成了三乐章，而之前的所有交响曲，都是常规的四乐章，因此他的第九也被称为未完成。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，他先后写了六稿第四乐章，甚至已经写到了乐章的再现部，但他都不满意，最终不了了之。其实，此种不满，在布鲁克

纳之前的创作中已露端倪。在创作了成名作第四交响曲后，布鲁克纳在之后的交响曲中，对第四乐章都没有找到最好的办法（相比之下第五交响曲稍好一些），似乎只是为了完成某种程式结构而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第八交响曲之前，布鲁克纳交响曲中的慢板都是第二乐章，谐谑曲都是第三乐章。但在写第八交响曲时，他首次将这个次序更换：谐谑曲放在第二乐章，慢板放在第三乐章——这预示了他内在乐思以及与之相应的形式变化。他终于跨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。如何再进一步？他似乎还没思考成熟，因此仍按部就班地写了第四乐章。然而，在第八交响曲中，最被人称道的却是那个慢板乐章。

到了晚年创作第九交响曲时，这种求变的心态更加明显——在写第一乐章时，布鲁克纳一反惯例，没有按常规标明速度，而代之以说明内容的“庄严、神秘”字样，整个第一乐章弥漫在这样的气氛中，经过第二乐章谐谑曲的勃勃生机奔腾不息，到第三乐章慢板，升腾至崇高、宏伟、壮美的恢弘景象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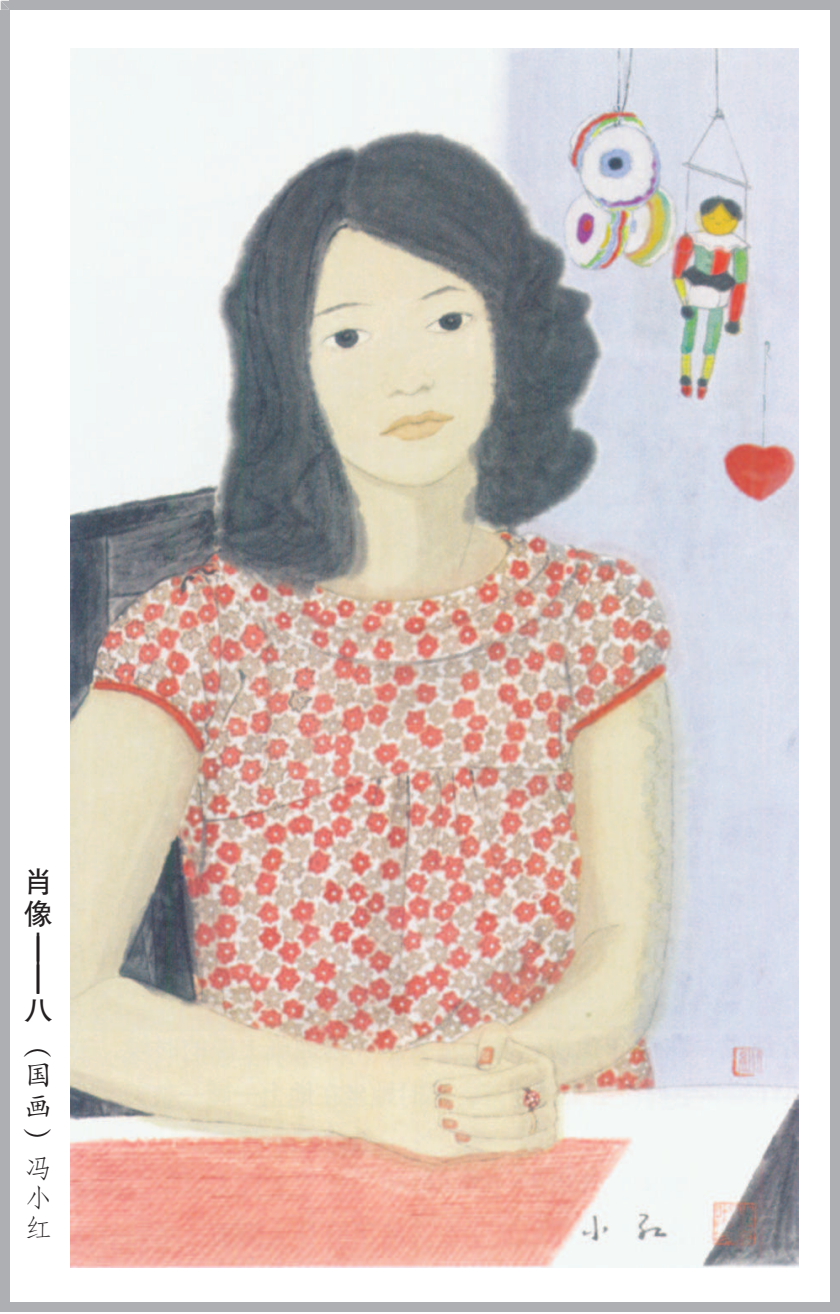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写完三个乐章，布鲁克纳碰到了困惑，就像舒伯特一样，自己要说说的话都说完了，再写下去，无非是为了完成某种约定俗成的形式，所以才会有两年中写了六稿都不满意的痛苦。据说布鲁克纳临终前曾交代，可将他的另一首宗教作品《感恩赞》作为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。但当人们看到乐谱后发现，三乐章的乐思已经很充实、丰富、完整了，用不着画蛇添足了。因此现在演出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，绝大多数都是三乐章的版本，这首三乐章的交响曲也成为布鲁克纳上演率最高的代表作之一。

舒伯特第八，布鲁克纳第九，从当时的作曲规则来说，都属于未完成，属于残缺，然而却悖论地成为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。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中国唐朝诗人祖咏，他年轻时赴长安应考，考题是“终南望余雪”。按当时的考试规则，考生必须写出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。祖咏只写了四句就搁笔了。这四句是：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”有人问他为什么只写四句，他说：意尽。就是说意思已经完满了，再写下去是多余的。后来清初诗人王士禛在《渔洋诗话》中，把祖咏的这首诗和陶渊明的“倾耳无希声，在目皓已洁”、王维的“洒空深巷静，积素广庭闲”等并誉为咏雪的最佳之作。

未完成、残缺是“形”，但艺术审美的要义在于“质”和“神”——一部作品是否成功，后者才是最重要的。

未完成

任海杰



肖像——八（国画）冯小红

谈艺录



“文汇报笔会”
微信二维码